

# 蟠螭纹与蟠虺纹——东周铜器潮流

杜博瑞

纹饰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纹样的装饰变化不仅对研究审美观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（翦伯赞《先秦史》）。蟠螭纹与蟠虺纹是东周时期开始兴盛的一类铜器装饰纹样，并贯穿东周发展的始终。目前对两种纹饰的辨别较为模糊，要区分两种纹饰，首先需要对其定名进行一定的梳理和考证。

蟠螭纹，目前主流认识为缠绕的小龙（小蛇）（朱凤瀚《中国青铜器综论》）。这样的概念较为模糊，不利于与蟠虺纹相互区别，因此我们要重新进行界定。蟠螭二字所代表的含义不同，我们需要分别探讨。蟠，《现代汉语字典》解释为：“屈曲、环绕、盘伏。”《东周列国志》记载：“翟君先梦苍龙蟠于城上，见晋公子来到，欣然纳之。”文献记载所表达蟠字为环绕、盘伏之意。相互对照来看，蟠字意义为环绕、盘伏和屈曲之意。螭，《说文》曰：“螭，若龙而黄。北方谓之地螭。从虫离声，或云无角曰螭。”从《说文》对螭的解释来看，应为无角的龙曰螭。关于螭的意义，文献也有所阐释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记载：“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。螭，云：山神也。”由此可见，环绕、屈曲的无角龙为螭，是山神等神灵的化身（中图：蟠螭纹，引自曹玮主编《传承与谋变——三晋历史文化展》）。

蟠虺纹，与蟠螭纹类似，需要做进一步界定。蟠字上文已经明晰为环绕、盘伏之意。

虺，《说文》曰：“吕注鸣者。《诗》曰：‘胡为虺蜥。’从虫兀声。”可见虺为一种山林之虫，但虺具体外形特征较为模糊。《韩非子·说林》记载：“虫有虺者，一身两口，争食相齧，遂相杀也。”这段记载表明虺应是首尾皆有口的小虫。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曰：“为熊为罴，为虺为蛇。”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：“及吾犹可以战也，为虺为摧，为蛇将若何？”这两段文献记载表明虺是小蛇。以上诸多文献的梳理，我们基本明晰虺的主要特点为山林之虫，首尾有口的小蛇。据此，蟠虺纹为环绕、屈曲的首尾皆有口的小蛇。（下图：蟠虺纹，来源同上）

通过以上的考证，我们可以明晰蟠螭纹与蟠虺纹的主要特征，即蟠螭纹为缠绕的无角



小龙，而蟠虺纹为缠绕的双头小蛇。这两类纹饰主要装饰在鼎、鬲、甗、簠、豆、壶等东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上，且两种纹饰的方位一般处于铜器腹部以及器盖盖面的位置，该位置属于青铜器的主要位置。由此可以看到，蟠螭纹与蟠虺纹基本为大部分青铜容器的主流装饰纹样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商周时期盛极一时的兽面纹，在东周时期迅速衰落。兽面纹开始常见于鼎的足部或部分器类的耳部等附件位置，其他部位基本不见。可见兽面纹主要是点缀性纹饰，属于绝对次要部位。此外，东周时期的兽面纹整体线条也失去了商周时期神秘、阴森、可怖的形象，转而以其他形象出现（上图：兽面

纹捉手）。在一般认识里，商周时期的兽面纹，其威严、可怖的形象，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（马承源《中国古代青铜器》）。张光直先生认为，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形象与世间存在的生物相互关联，这些形象是助理巫师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反应（张光直《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》）。然而，西周末年的平王东迁，导致传统的王权开始受到了挑战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：“平王立，东迁于雒邑，辟戎寇。平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并弱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政由方伯。”周王逐渐失去统领诸侯的能力，转而成为各国争雄的筹码。天命所归失去了一定的权威性，作为周王

权力媒介之一的兽面纹，也必然迎来其不可逆转的衰落。

兽面纹所代表的沟通天人的观念衰落，必然得出现新的代替。前文已经明晰，蟠螭纹与蟠虺纹的主要特点为龙与蛇，这两点不得不牵扯到龙与蛇的观念。龙，《说文》记载：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巨，能短能长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”《韩非子·说难》记载：“夫龙之为虫也，柔可狎而骑也；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若人有婴之者，则必杀人。”该两段记载表明龙不仅有变幻之威力，更有杀人之可怖。《吕氏春秋·仲春纪》记载：“天子居青阳太庙，乘鸾辂，驾苍龙，载青旗，衣青衣，服青玉，食麦与羊，其器疏以达。”

《韩非子·十过》记载：“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，驾象车而六蛟龙。”该两段记载表明龙不仅是黄帝的用品，更是天子必不可少的装饰。可见，龙是天子 and 黄帝后裔的象征。蛇，《韩非子·说难》记载：“飞龙乘云，腾蛇游雾，云罢雾霁，而龙蛇与蟻同矣，则失其所乘也。”表明蛇与龙皆可作骑乘。《韩非子·说林》记载：“虫有虺者，一身两口，争食相齧，遂相杀也。”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：“及吾犹可以战也，为虺为摧，为蛇将若何？”这两段记载表明蛇具有攻击性、破坏性的特质。此外，《国语·周语》记载：“我姬人出自天鼃。”鼃，即玄武之意。玄武为龟、蛇合体。可见蛇也包含有王权正统之意。此外，龙、蛇所具有的争斗、杀戮性与东周时期战争的激烈与残酷相映成趣。

龙、蛇所包含的王权、争斗、杀戮等内涵，与东周时期的社会相互映衬。战国时期列国轰轰烈烈开展称王运动，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：“三十七年，楚熊通怒曰：‘吾先鬻熊，文王之师也，蚤终。成王举我先公，乃以子甲田令居楚，蛮夷皆率服，而王不即位，我自尊耳。’乃自立，为武王，与随人盟而去。”楚王之后，齐、魏、秦、韩、燕、赵等国先后称王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记载：“十月，邯鄲拔，齐因起兵击魏，大败之桂陵。于是齐最强于诸侯，自称为王，以令天下。”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：“襄王元年，与诸侯会徐州，相王也。追尊父惠王为王。”《史记·韩世家》记载：“十一年，君号为王。”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记载：“犀首立五王，而中山后持。高注：‘五国，齐、赵、魏、燕、中山也。’鲍注：‘秦、韩、燕、宋、中山也。’”各国称王运动的展开，一方面表明各国追逐王权的欲望与野心，一方面也表明周王室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开始逐渐丧失，沦为了一个弹丸小国。此外，各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也越加扩大，秦赵长平之战几十万将士的坑杀，就是东周时期战争杀戮、争斗残酷性的体现。总体来看，蟠螭纹与蟠虺纹所体现的龙、蛇是东周时期列国纷争、传统思想崩裂的一个缩影。